

Anna Karenina
爱比恋更冷
Leo Tolsto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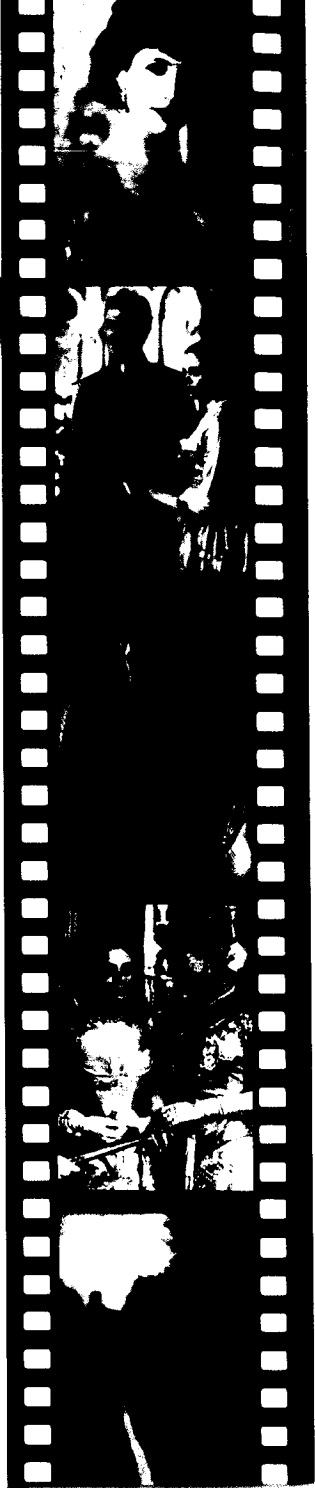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名著电影小说

方位津

叶素

编者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朱彦玲

平面设计:周建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比恋更冷/方位津,叶秦编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1999. 10

ISBN 7—106—01527—X

I. 爱… II. ①方… ②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4218 号

爱比恋更冷

方位津 叶秦 编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广东省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大 1/32 印张:8 插页 4

字数:150 千字 印数:1—8000 册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106—01527—X/I·0235 定价:14.80 元

楔 子

茫茫雪原。

疏疏落落的几株脱尽叶子的大树。

一个人影从远处跑过来，渐渐地看清了，那是康斯坦丁·德米特里奇·列文，黄色的笨重的棉大衣丝毫没有影响他奔跑的速度。他身后大约五十米远，十几只狼紧追不舍，列文飞快地跑着，喘着粗气，紧张地回头看看，嗥叫的狼群离他愈近了：四十米，三十米，十米……

列文不顾一切地跑着，雪地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脚窝。

终于，跑到了一个地洞前，他迅速扔开盖在洞口的木板，举起双手，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。

几乎是同时，两只狼追到洞口，徘徊着向洞中张望。

列文向下坠去，就快落到洞底了，他惊恐至极，双手一下抓住了露在洞壁上的粗大的树根，人就悬在洞中。低头看，洞底一只棕色大熊正张开大嘴，露着獠牙，嗥叫着仰头看着列文。

抬头看狼在洞口走动，一只硕鼠正顺着树根向下爬着……

空中回荡着列文的声音：

“我经常梦见自己紧抱树枝，眼睁睁等待死亡的来临。死时还未懂得爱的真谛，那就比死亡本身更可怕了……”

悬在洞中的列文渐渐远离了画面。飞飞扬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屏幕。

“陷在这黑暗深渊的何止是我，安娜·卡列尼娜也有同样的恐惧……”

沉重的刹车声响起，火车喷出的白雾在空气中散开，大雪纷飞中出现了一张女人美丽动人的笑脸：红润的脸颊，浓眉下亮晶的大眼，笑得弯曲了的红唇……

第一章

1

冰场边缘的树下，站着一位三十开外的男子，魁梧的身躯，身着青色棉大衣，黄色毛围脖耷拉在胸前，头顶着墨色棉帽，最显眼的是那修得整整齐齐的络腮胡子和上唇留着的“一”字胡须，他就是康斯坦丁·列文——一位热衷农村生活，胸怀大志却运气不佳的贵族。他的衣着和气度显得要比他的年龄更老成些。

冰场上，很多人来来往往地滑着冰。他们中有穿梭于人群中的年轻人，有缓缓滑动的老者，有叽叽喳喳的孩子，还有不少胆怯的初学者。

在思考人生的残酷现实中，有位佳人总令他眼前一亮。她就是吉蒂·谢尔巴茨卡雅公爵小姐。每次想到她，列文的内心总有一种特殊的感受。

今天，列文就是来会见谢尔巴茨卡雅公爵小姐的。在众多滑冰者中，列文只须抬眼一望，便可以看到她，因为她实在是位与众不同的姑娘。

吉蒂黑色长裙外罩着一件大红色外套，雪白色的羊毛衣领围住了她那细长的脖颈，头上戴一顶黑色的帽子，帽子的一边垂着一个漂亮的红色帽结，帽结的飘带随着她的滑行，上上下下飘动着。

吉蒂轻盈地在冰上滑行，就在她抬头的瞬间，发现了列文，便微笑着向列文滑过来。

列文脸红了，心也止不住咚咚地跳得更厉害了。

吉蒂滑到列文跟前时，一下子被甩得倾斜了身子，列文忙伸手扶住了她。

“谢谢你，列文先生。”吉蒂在列文身边站稳后，把右手伸给了列文。

列文羞涩地抓住了她那小巧的戴着黑色手套的小手。

“您是什么时候来莫斯科的？”

“我是昨天到的……，我是指今天。”列文紧张得不知怎样表述了。

“我就是来见您的。”列文鼓足勇气又补充了一句。

吉蒂歪着头看着列文，高兴地听着他讲话。

列文更加不好意思了，转换话题道：“您的滑冰技术真高。”

“不，我很糟。但到处盛传您是个滑冰高手。”

列文摇摇头：“陈年往事了，当日的确曾乐此不疲。”列文说起话来总是文绉绉的，显得过于斯文。

“跟我一起溜冰吧！”吉蒂说着把手从列文手中抽出，转身挽住了列文的胳膊，一起向冰场中心滑过去。

和心爱的姑娘靠得这样近，列文感到像靠近了太阳，身上心里都暖洋洋的。

他们并肩向前滑着。

“冬天郊外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吧？”吉蒂问。

“不，我倒不太忙。”

“妈妈说您过着野人的生活。”

吉蒂在列文面前一直觉得没有任何拘束。看看列文笑了，吉蒂又加了一句：“还穿着农民的衣服。”

“并不如您想像中的那么简单，是很科学化的。”列文认真地说。

吉蒂抬头望着列文：“您会住很久吗？”

列文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根，两眼直视，不自然地说：

“我不知道，那可要看您的了。”说完，严肃地转过脸，望着吉蒂。吉蒂心头一惊，连忙背过脸，低头看着已被刮起冰沫的冰场一言不发。

“我的上帝啊，我说错了什么吗？”一种恐惧感占据了列文的心头，他转过脸向前望去。

“妈妈她在等我，我该走了……”

忽然吉蒂开口了，她放下挽列文胳膊的右手，头也不抬地向前方滑去。吉蒂完全明白列文话的意思。她喜欢列文，因为他温柔。他是已过世的哥哥的朋友，两个姐姐未嫁之前，列文就是家里的常客了，她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位可亲的哥哥，和他在一起，吉蒂便感到快活。可是她最爱的并不是列文呀！

列文站在冰场上，望着吉蒂离去的背影：

“她不满意我，还是她太害羞了……”列文找不到答案。

“我可以探望您吗？”列文心头还有一丝的希望，大声喊了一句。

吉蒂回过头来，礼貌地点了一下头：

“我们星期四都在家。”说完又转身向前溜了过去。

列文不自觉地伸出一只手臂，喊道：“今天就是星期四呀！”

吉蒂只说了句“再见”，就再也没有回头，径直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站着的方向滑过去了。

2

莫斯科一家小饭店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·奥布浪斯基公爵坐在餐桌旁，餐桌上摆放着一盘牡蛎，一碗蔬菜汤，一些水果和几只酒杯。他身体肥胖，理着短发，留着短的胡须。对面坐着康斯坦丁·列文。

列文低着头，一只手在桌上无意识地画着。

“感情上的事，你让我忠告你吗？”

列文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抬头望着奥布浪斯基说：

“我好像堕入了爱河，但我又老又丑。”说着不自然地

向左右望了望，两手握在一起放在铺着淡黄色桌布的餐桌上。

“她对我的爱只是一种友情，我才貌不扬，不配做她的丈夫。”

奥布浪斯基探过身子，轻声地问：“是哪位幸运的女郎啊？”

“猜一猜……我倒想和你做连襟兄弟。”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大笑起来，挺直了身子。“吉蒂！”

列文可怜巴巴地问：“会有可能吗？”

“有什么不行？”

列文不自信地摇摇头说：“别胡说了，跟我坦白讲吧！”

奥布浪斯基严肃起来，向前探身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妻子杜丽，是很厉害的。”

列文专心地听着。

“谁都会给她看透。”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列文皱着眉头不解地问。

奥布浪斯基见列文如此认真，不禁大笑起来。

“她欣赏你，她说吉蒂一定会成为你的妻子。她们毕竟是姐妹嘛！”

列文舒展了眉头，高兴地笑了。“她这样说过？”

奥布浪斯基再次挺直了身板，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列文笑得眯起了双眼，连嘴也合不拢了。

3

吉蒂的卧室。

烛台上已点燃了十几根白色蜡烛，柔和的光洒满屋子的每个角落。

吉蒂站在梳妆台的大镜子前，仔细地审视着自己。

深黄色的长裙，合体地穿在身上，显出了纤细的腰肢。领子开得很深，乳房以上白嫩的前胸裸露着，胸前那棕色的布花，显得那样有生气，薄薄的纱一般的裙带自然地挽在两只臂弯里——美丽而又淡雅。

吉蒂心脏猛烈地跳动，晚会就要开始了，她就要见到渥伦斯基了。

在她的眼里，年轻的军官渥伦斯基是那樣的强壮、潇洒，又是那么温柔、多情。他常常登门拜访，多次邀请吉蒂参加舞会。在他们共同度过的时光中，吉蒂内心总被快乐充溢着，她喜欢看他那热情的双眼，刚毅的面孔。而渥伦斯基呢，也总是拉着她的手，叫道：“我的小天使！”在没有旁人在场时，他总是捧着她的小脸，给她一个甜蜜的亲吻。

吉蒂从渥伦斯基的眼神里，感受到了爱。

妈妈希望吉蒂能嫁给渥伦斯基，那不仅因为他聪敏、漂亮，更重要的，是因为他出身皇族，富有，正奔向宫廷武官的灿烂前程。

可吉蒂却不在乎后者，她爱的是渥伦斯基本人，丝毫没有考虑过他那富足的家境和将来的显贵地位。

吉蒂又想起了列文。她知道列文爱着她，特别是在滑冰场上列文的话，让她心里更清楚地意识到列文是在向她求婚了。

吉蒂喜欢列文。他总是那么沉稳、谦逊。对吉蒂也表现得彬彬有礼。可她在列文面前，就像是小妹妹在哥哥面前一样，能够做到爽直和坦然，而在渥伦斯基面前，就感到热血沸腾，手足无措了。

父亲的愿望是让吉蒂嫁给列文，他认为列文忠实可靠。

吉蒂不否认这一点，可是列文毕竟过于持重了，缺乏渥伦斯基的洒脱和浪漫，特别是渥伦斯基的英俊面孔，确实让她着迷。

和渥伦斯基在一起，她会感到眼迷心乱，那种控制不住的心动的感觉，是和列文在一起时所不曾有过的。

女仆走到吉蒂面前，报告说：“康斯坦丁·德米特里奇·列文先生来拜访。”

“老天，他太早到了。”吉蒂脱口而出，脸色也变得苍白了。她转过身向客厅走去。

她知道列文是故意早来向她求婚的。怎么办呢？她真不想伤害她所尊敬的男子。

“告诉他我不爱他吗？那是谎话。可我更爱的是渥伦斯基呀……”

她走到了客厅的门口，下了决心：我不能欺骗他。

列文站在沙发旁，见吉蒂走进来，脸上焕发出异彩，眼睛也格外亮了。

列文深爱着吉蒂，在他的眼里，吉蒂是完美无缺的。她那娇小的身材，满头的金发，明亮的眼睛，迷人的微笑，总是浮现在他的眼前，挥之不去。一想到她，他便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他觉得如果不能得到吉蒂的爱，他真的就活不下去了。

“我到得真不巧，太早了。”

“不。”吉蒂走到他面前，伸出手示意他坐下。

列文没有动，吉蒂自己先坐在沙发上，列文坐在了她的对面。

“但我想……私下找您……”说到这儿列文脸红了。

吉蒂不敢与列文对视，低着头说：“客人随……时会到。”

“不能让列文与渥伦斯基碰面！”

吉蒂这样想着，于是就提到了客人，她希望列文能赶快离开。

“假如他看到了我和渥伦斯基在一起的情景，他该多难过啊！”

列文根本就不了解吉蒂的想法。

“我不知道会不会在莫斯科久留，”列文望着吉蒂说，“那要看您了。”

吉蒂抬起头看了列文一眼，列文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

“我的意思……”列文又抬起头来。吉蒂赶忙躲避列

文的目光，把头埋在胸前。

“我想说……”列文紧张地望着吉蒂金色的头发，停了停笑着说：

“你肯做我的妻子吗？”

吉蒂艰难地呼吸着，她欢喜欲狂，她心里洋溢着幸福。她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告白会对她发生这么强烈的影响，但是这只延续了一刹那，她想起了涅伦斯基。

吉蒂慢慢抬起了头，她看到了列文那如火的眼神，看出了列文那急切的心情，她艰难地呼吸着，难过地小声说：“没有可能。”

列文只觉得头昏目眩，表情呆滞了。

吉蒂急忙说：“原谅我的直率。”

列文彻底绝望了，失败感羞辱感笼罩了他的心。他没有犹豫，立刻站起身，仍旧礼貌地向吉蒂鞠躬：“我们有缘无分。”

说完便离开沙发，准备向门外走去。

吉蒂坐着一动不动。她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之中。觉得对不住爱她的列文，特别是看到列文那被痛苦扭曲了的脸。眼泪在吉蒂的眼眶中转着。

“原谅我吧，我只能这样选择了。”吉蒂心里央求着列文。

客厅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了。推门的是吉蒂的母亲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，她的身后还跟着好几位客人。

看见列文，公爵夫人盛情地挽留道：“原来是康斯坦丁·列文，留下来喝茶吧！”说着走上前抓住了列文的手

走向圆桌边。

诺得斯顿伯爵夫人紧跟在公爵夫人身后，左手挽着一位男士的手臂，右手攥着一把折扇。打眼的是那长脖子上的两串搭配起来的珍珠项链，还有那梳得光滑的头。

她站在离门不远的地方，用嘲讽的口吻说：“康斯坦丁·列文？”

吉蒂回过头望着诺得斯顿伯爵夫人，她知道列文与伯爵夫人长期以来因为一些观点分歧而互相歧视，她不愿看到列文受到泼辣的伯爵夫人的攻击。

伯爵夫人丝毫未觉察到吉蒂央求的目光，接着又说：“你又重临堕落的乐土了？是我国有变，还是你堕落了？”边说边得意地玩着折扇。

列文厌恶地盯着诺得斯顿伯爵夫人。

“你还记得我说过话？”列文说着双手从桌上端起了一只茶杯，“印象一定还很深刻吧！”列文口气虽然坚定，但很温和，并无要争论的意思。

伯爵夫人松开挽着身旁男人的手臂，向列文走近了几步，站在他的跟前轻蔑地扫视了一眼，便坐到了吉蒂的身旁，把头凑到吉蒂眼前，得胜似的小声说：

“列文今天怎么啦？没有反唇相讥？”

吉蒂不满地看着伯爵夫人，也低声道：“别这样嘛！”

伯爵夫人没有把吉蒂的请求当回事儿，站起身来冷笑道：“列文，怎么啦，干吗农夫都把钱放在买醉上？”

所有的人都不做声，大家看着列文，唯独吉蒂的目光

停留在大厅的门口。

伯爵夫人向列文走了两步，接着说：“而不交租给我们，这算什么意思呢？你还老是歌颂农民？”

这时，门外走进来一位年轻的军官：笔挺的军服，僵硬的衣领，增添威武感的肩章……他含笑笔直地立在那里，等待着众人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。

吉蒂看到他，嘴角弯了，眼睛亮了，脸也红润了起来。这一切变化没有逃过列文的眼睛，他甚至不再理会夫人刚才的围攻。列文明白了——她爱那男人。他痛苦地看着吉蒂幸福的笑脸，很想弄清楚她爱恋的是怎样一个人。

当他端详那男子时，自卑感倏地升腾起来。

那是个身体健壮的黑发男子，生着一副漂亮而又果敢的面孔，眼光温柔，带着谦逊的微笑。

“多么出众的年青人呀！”列文暗暗地想。

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用手指了指列文，“让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康斯坦丁·列文。”又指了指进来的男子，“这位是渥伦斯基伯爵。”

渥伦斯基仍然微笑着，向列文点了点头。

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没有因为列文的不屑理睬而停止她的攻击，她对渥伦斯基说：“列文很瞧不起我们都市中人。”

列文不满地看了伯爵夫人一眼，就听见渥伦斯基说：“你长年累月都住在乡间，冬季一定很沉闷吧？”

“不一定，有工作时就不会沉闷了。”

渥伦斯基想了想说：“我喜欢乡间。”

“太乏味了！”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插嘴说，“欠缺优雅的交谈，闷也闷死了。”

吉蒂一直都深情地望着渥伦斯基，为了转换伯爵夫人的话题，她站起来走到渥伦斯基跟前说：

“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刚告诉我，她示范过通灵之术。”说着右手挽住了渥伦斯基的左臂。

“不可思议，我未见过超自然的事。”渥伦斯基望着吉蒂说。

“你相信灵魂的事吗？”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还是把矛头指向了列文。

列文低着眼皮，不愉快地说：“你明知故问。”

列文无法回避了，只好说出了自己的看法：

“敲桌通灵只证明有识之士也像农耕之人，都相信鬼神。”

伯爵夫人坐在沙发上搭话：“我倒亲眼见过。”

渥伦斯基来了兴趣，问列文：“你不认为灵界也值得研究吗？我们若承认电力的存在……”

他走向烛台，“也该知有很多事无法解释。”他左手拨弄一根蜡烛的火焰，烛更亮了，回过头来对列文说：“那么灵界存在实在不足为奇。”

列文双手比划着陈述道：“摩擦羊毛和松脂会产生电，这种现象的产生，人所公认。但是这种戏法……”

渥伦斯基摊开双手，“或者我们现在就试试好吗？试一下好吗，吉蒂郡主？”说着与吉蒂一起向大厅里面走

去。

列文一言不发，低头直走向大门，站在门口回头望，只见吉蒂跟在渥伦斯基身后，高兴地走着，跳着，还兴奋地拍着手掌。

这一切深深刺痛着列文的心，他转过头毅然地走出了大门。

4

莫斯科火车站。

渥伦斯基身披军大衣，戴着大沿帽，沿着台阶向上走。

“喂！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·奥布浪斯基公爵穿过上上下下的人流，追上渥伦斯基。

“史帝华！”渥伦斯基热情地打着招呼。

“你来接谁？”奥布浪斯基问。

“家母。”渥伦斯基边走边说。

“大家昨晚都很挂念你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花屋大舞厅，有位妙龄女郎大跳肯肯舞。”奥布浪斯基比手划脚地说。

渥伦斯基开心地笑了：“后来我回家了，离开吉蒂时，我心情开朗，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了。”

他俩走进了站台，站台上等车的、接人的来来往往。